

NOV 8 - 1941

行發日七月一十年十三國民華中



角二價售册每

No. 96. 30. 11. 7.

期六十九第

卷一第

國立北平圖書館

泰義的中立政策，目的是在乎保持本國的生存和獨立。可是到了英美日三國勢力的均衡崩壞的時候，是不是泰義中立政策的休止符呢？世界上的人都在替泰國寒心！

## 以泰義為中心的英美日三國關係

· 譯 ·

「泰義人的泰義」，這是泰義人建設自己國家的目標，本着這句話，泰義人無時無地不在困苦艱難中勤精圖治地掙扎中，可是現在泰義又遭逢到從來未有的國難，那就是日英美三國勢力不均衡的問題，這件事和一九〇七年根據英法的共同宣言將泰國平分那件事相比較，其對泰國的危機或許要更甚一層。那時英法兩國的分端雖已達相當的深刻，可是還有妥協的餘地，並且他們在泰國東帝國主義的爭奪和印度還有兩樣，在印度只要把握住經濟的勢力，那麼自己的殖民政策就一定能够得到勝利的，此外當時英國和法國對於泰國還有些未曾澈底的糾紛，因此泰義就在兩大勢力之中保全了獨立。

可是今日泰國周圍的勢力圈又完全兩樣了，現在泰國的問題就是英美日三國的問題，而且具有極深刻的歷史意義的民族問題。這一幕歷史的爭鬥沒有妥協的可能性。日本的命運就繫在南洋的經濟上，所以日本的國策始終是要澈底南進的。英國呢？她對泰義的處心積慮已有了將近一世紀的悠久歷史，現在已經有了根深蒂固的英泰關係，所以她对泰義更絕不肯輕易放鬆。

泰義現在就處在這樣一個難關上，從今年春天以來，泰義政府已經發表過多次嚴正中立的宣言。其對外政策仍然和從前處在英法之間的時候一樣，那時候他們說：「任何國家都不視為敵人，任何國家都被看作朋友。」現在泰義還是採取這種步調。在這種危機一觸即發的難關上，泰國只有始終堅持其中立政策，才庶幾能倖免於難。因此我們對於泰國的處境，實在抱着極大的同情，可是看一看圍繞在泰義周圍的英美日三國複雜的國際關係，是不是能够容許泰義把他的中立政策長久地維持下去，底確是很成疑問的一件事。

今日日的日泰關係在理論上說好像沒有一點矛盾。日本人的理想是要拿



東亞人的力量來建設東亞，這其中當然也包含着泰國人的理想「泰義人的泰義」。日本想協助泰義把百餘年來壓迫泰國的白人種勢力從泰國驅逐出去。可是泰義和日本的關係却並不能很圓滿的進展。

日本不惜其全民族的努力和生命，慨然擔起建設東亞共榮圈的重任，不惜任何犧牲排除前途上一切障礙，然而泰國對於日本建設東亞共榮圈的事業，不能有充分的理解，更不能有充分的協力。泰國之所以不能信任和尊敬日本的事業，固然其中許多多過去歷史上的理由，然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由於日泰間人的結合太貧弱的緣故。現在泰國的政治家裏有幾個能理解日本的呢？他們都認為日本所標榜的建設東亞共榮圈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對泰國也缺少充分的認識，日本漠視了泰國的文化程度與國民性，所以把日泰關係弄成一件很遺憾的事。

前面說過了，泰國政府所最希望的就是泰義的完全獨立，日本當然也同樣的尊重泰義的獨立，在其東亞共榮圈的建設裏並沒有威脅泰國獨立的意向和行動。在這日泰接觸日趨頻繁的時候，日本應當對泰國政府更進一步說明日本意志之所在。

日泰外交不能完美進展的第二原因就是日泰經濟關係的現狀。在今日泰義國內的產業上，日本和泰義的結合簡直沒有，完全為英國及華僑的資本所獨占了。日本對泰國的入超額太高，因而形成了日泰間貿易不平衡的問題。為了這個問題日本在使日泰經濟平衡的目標下孜孜努力着，然而一向泰義所需要的物品都由英國供給，現在日本到了應當取而代之的時機，然而英國人那肯讓步？如以英美對日資金凍結以來，日泰間的經濟問題是更形嚴重而困難了。

在這種困難萬分的情況下，日本爲了確立東亞共榮圈的緣故，對於泰國的重要物資如米、錫、橡皮等，仍須要大量的輸入，因此泰國所缺少的物品，日本也不得不排除萬難予以供給，方能解決貿易不均衡的問題，因此日英兩國就以泰國爲中心展開了積極的經濟戰。

以上是日本和泰國的基本關係，佔在這種關係上的日泰兩國，一方面是要保持其獨立與始終維持中立的政策，一方是決意邁進於建設東亞共榮圈之途，而對於這兩種動向給予以最強大的影響的就是英國，下面把英國和泰國的關係作一個簡略的檢討。

英國和泰國的關係，出乎意料以外的深遠而密切。泰國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浸潤了英國人的勢力。過去一世紀之中英國在泰國佔有了政治經濟各方面鞏固的地盤，然而正當這整個世界發生大變動的時候，英國對泰國有些不暇顧及的樣子，這是日本千載難逢的一個好機會。可是英國在東亞的勢力中心地是新加坡，而泰國的位置恰就在新加坡的後身，因此泰國的向背，直接對英國的新加坡有很大的影響，這又是英國對日本所必然對抗的理由。

現在英國對泰國政治上最大的力量，第一就是現政府的人們大半都是英國的留學生。他們和英國多少都有一些牽連的關係，他們善操英語多和英國人交際，因此他們一切知識都以英語爲基礎，世界的情勢都由英語進入他們的耳朵裏，因此泰國政界人士裏沒有能够理解日本的人，反過來他們對英國却都有很深刻的認識。第二泰國政府裏用很有勢力的英人顧問。這些顧問對泰國政府的壓迫，到現在還是相當強盛。過去泰國設立中央銀行的時候，就是因爲受了顧問的干涉，使名義上的中央銀行，變得很普通銀行沒有一點差別而失敗了。

其次談到經濟方面，這才是英國所以能够抓住泰國的最大原因，一直到现在泰國的經濟是依賴着英國的。第一泰國通用的法幣的準備金大半都保存在倫敦，如果一日英國將這些準備金凍結於倫敦的話，那麼泰國的貨幣必然變成毫無價值的東西。第二泰國的輸出入貿易完全仰仗於英國，向來泰國的重要物資如米、橡皮、錫等完全經由新加坡或香港輸出到世界各市場去。而且泰國的必要物資如石油、機械、食料品等大都經過以上二港由英國供給。其重要物資的輸出進出可以改變路線，然而其主要物資的輸入因爲依賴英國太重，所以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如果英國一旦對泰國禁輸的話，那麼泰國的經濟界就會突然陷於混亂狀態的可能性。

這樣英國直到今日仍是利用着人、錢、和東西三項來把泰國牢牢地束縛在自己的勢力之下，可是在日本的積極建設東亞共榮圈聲中，英國自然也感到相當的威脅，因而不得不拉手美國加入自己的陣營，使泰國的國際地位益形複雜起來，下面把美國和泰國的關係簡單的介紹一下。

過去美國對泰國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都沒有很深密的關係。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勃發後，美泰間的交往漸漸爲一般人注目起來。向來美國和泰國關係最遠的在文化方面，泰國國內醫院和學校的經營事業多爲美國人的投資。最有名的北部景邁 (Chiangmai) 地方的瘋瘋病院，設備一切堪稱東亞第一，那就是由美國數千萬的投資經營的。這一切文化之恩惠美國對泰國沒有一點要求。因此無形中形成了泰國人對美國的尊敬與信賴。這次大戰爆發後，從歐洲輸入來的物資中斷，完全由美國來供給泰國的必需品，這也是英國人利用美國對抗日本的計劃。同時泰國的動向與美國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爲美國所需要的錫、橡皮等完全由荷印、馬來、泰國三個地方供給，泰國的向背又可以左右新加坡的運命，當然對於荷印也不無相當的影響，因此英美的合作日漸強化，而美國對泰國的關心也日益積極起來。

在這樣複雜的英美日關係當中，泰國仍然本着他一向傳統的中立政策向前努力掙扎着。泰國一方面承認滿洲國對日本表示好感，一方面更改組內閣起用親英派的計劃圓滑進行，所以泰國的中立政策，目的仍在乎保持本國生存和獨立而已。可是到了英美日三國勢力的均衡崩壞的時候，是不泰義中立政策的休止符呢？世界上人都在替泰國寒心！

看完了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 吾友

第一卷第九十六期

卅一年一月七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 本期要目

擔負着復興法蘭西重任的貝當元帥，利用餘暇慰問病兵(封面)

包圍泰義之英美日關係

烏克蘭首都基輔市巡禮

泰義人的嗜殺娛樂

命運和報應

秋日雜筆

戀愛與道德

一位已婚女子的自述

記憶

婚後的苦悶

他是瘋了

### 悲慘！悽涼！

## 烏克蘭首都基輔市巡禮

庭。

### 一、意想以上凄慘的廢墟

十二日向維爾諾進行途中所逢的零，十三日已晴，我們的汽車馳於烏克蘭的曠野，自布里賽米斯爾進入蘇聯境以後，往東每走一步，戰爭的景色，也就愈濃一些，下午五時到達我們的目的地——烏克蘭首都基輔市。

基輔於九月十九日歸德軍佔領以來，已經將近一個月，一切已大部清理，但是附近道路兩側橫倒著的戰車遺骸，坍塌而彈痕密如蜂巢的房屋，破壞而只餘殘骸的鐵橋，整個呈現出一個人間破壞力的標本；與小山彼方浴於夕陽中的東羅馬式寺院的尖塔，映成奇怪的對照。

我們的汽車由鐵橋旁新建的木橋渡河駛入市內，橋頭立有寫着「OT橋樑班」，藍色嶄新的木槽。OT是德意志工程隊的略稱，橋樑班的建設早已推進到這兒來了。載着人和家俱用件的馬車，三三五五進入市內，可是相反地也看到離市的車輛，和背負糞袋西向的男女。俄羅斯最古的都

市，俄羅斯宗教的「大本山」的繁園是不可思議的，但這古都因這次的戰爭而急劇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

「在有俄羅斯以前已經有了基輔」的古城，八世紀以來就是俄羅斯的麥加城，十三世紀有蒙古族的侵入，十四世紀為立陶宛波蘭領有，十七世紀才歸俄領，前次大戰一九一八年三月為德軍佔領，一九二二年復歸蘇聯，其歷史可謂多變化。在蘇聯宗教即雅片的治下，有名的諾那寺院改為博物館，寺院教會也分別改為養老院和倉庫，基輔宗教大本山之風姿也一時全消。

久為宗教都市之基輔，自德軍佔領後寺院教會之祈禱已漸復活，不斷有男女在俄國舊教儀式之下，虔誠地劃着十字。聞德蘇開戰後，莫斯科市中二十餘年來無人涉足之寺院，現亦許可民來作「勝利之祈禱」。

### 二、爆炸之聲不絕於耳

德軍佔領基輔後，利用民衆心理，使烏克蘭全佔領區之教會一律復活。一面積極整頓市容，塗刷招貼的工作極為忙碌，我們所住的旅館名叫「赤色的基輔」，是赤軍上官的專用旅館，現在也把「赤色」的字樣塗去，改為「自由的基輔」。旅館中電燈以至自來水，煤氣一概沒有，赤軍退却時已將自來水，水力發電所完全破壞。破壞的方法是用地雷，除各種公用事業外，舉凡道路以及一切重要建築物到處敷設。德軍佔領之際因地雷連續爆炸受有若干損害，佔領後五日間各地爆發之聲不絕於耳。於是連日施行搜索地雷工作，結果山各重要建築物，例如官廳、郵政局、旅館，世界有名的蘇麥亞寺等掘出的地雷，實數達一萬枚之多，其中六千是屬於所謂爆發性炸彈，重量最重者達三噸半。

### 三、集體農場是什麼？

基輔被佔領後，德軍即置行政長官，開始市民之食糧配給，產業再建等工作。佔領以來，僅麵包施行配給制，肉及菜蔬等均不自由購買。在蘇聯政治制度下雖有少數商店存在，因蘇聯軍之徵發，即極粗之物品亦無殘餘。德軍佔領後恢復私有制，許可自由買賣物資。市民對之甚表驚訝，某老婦聽說三十五公斤的馬鈴薯可以買賣，不能置信，可見二十五年來種下的觀念，要使之一旦改變，並不是容易的事。

據基輔德當局之調查，全蘇聯農地百分之九十五是加入了集團生產組合的。其農地之收穫須一律交付組合，由組合再行分配，只許可二分之一的私款以下的土地私自有，尚課以二重三重之稅，所以私有的土地事實上已完全消滅。德政府現正努力於改變其制度，規定收繳百分之三十無條件歸於私有的土地，現定收繳百分之三十無條件用。因此農戶之收入若合併家畜及土地的領有等計算，高至百分之六十。



烏克蘭之農民



德軍之殘廢索搜戶核心

烏拉爾以東無論在長期抗戰根據地的立場上，或是謀取  
乃至崩壞後的蘇俄復興立場上，都是具有其重大意義的。

# 蘇聯烏拉爾以東

## 經濟力的總檢討

華 六

種類	數量(一萬公噸)	全聯邦之%
鐵	八〇〇	三〇.〇
錳及鋼	三〇〇	二〇.〇
煤	八〇〇	六〇.〇
石油	一五〇	四〇.〇
有色冶金	二〇〇	四〇.〇
機械工業	四〇〇	四〇.〇
化學工業	四〇〇	四〇.〇

其次要談到庫茲巴斯了，庫茲巴斯是一塊大塊產煤的地域，地域內主要的爲克次奈煤田(Kuznetskiy)，打開地圖來看，在綠色的俄羅斯全境的正中央部有西伯利亞的首都諾魯賓斯克(Новосибирск)，在諾魯賓斯克的東南部橫亘着一大煤田，那就是所謂克次奈煤田，也就是庫茲巴斯之所在了。克次奈的面積大略和烏克蘭的頓波(Donbas)面積相等，然而其埋藏量則遠在頓波以上，爲全俄國第一個煤的資源地，在全世界來說也僅次於美國亞波羅奇(Arbitid)煤田，而位世界第二。其總埋藏量則達四五〇〇億公噸，佔全俄煤產總額的十分之三，可是因了交通上的限制，現在年產不過二〇〇萬公噸左右，從產額方面來看還不及頓波所產的四分之一。現在把克次奈和頓波兩大煤產比較起來，列表於下：

種類	數量(一萬公噸)	全聯邦之%
面積(平方公里)	二五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
埋藏量(億公噸)	九〇〇	四五〇〇
煤層厚度(米)	〇.五—二	六—七
數量	七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以上
煤質	灰分大，硫黃多	灰分小，結核強
產煤量(一九三八年統計，單位一萬公噸)	八〇〇〇	一七三〇

庫茲巴斯的中心地爲斯塔林斯克市(舊克次奈市人口約一七萬)。其中煤井之多不可勝數。以此看來庫茲巴斯的大宗資源當然是煤了，可是煤之外尚埋藏有相當多的鐵、錳、銅、鉛、鋅等金屬資源，而尤以斯塔林斯克市南方一帶的鐵礦爲最有名。因此庫茲巴斯成了一區綜合的重工業資源地。

### 烏拉爾·克次奈的綜合企業

上面大略地把烏拉爾和庫茲巴斯兩人工業的一般情形說完了，其次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烏拉爾和克次奈的綜合企業。這兩個地方從自然地理上來說，兩者相距二〇〇公里，所以根本位於兩個不同位置裏，可是兩者之間連繫着一條縱二千里公里的鐵路，加以兩處的生產互相呼應，所以勢所必然地緊密地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烏拉爾·克次奈」綜合企業。這是俄國人常引以自豪的一組大合作。這種性質的大公司在美國是常見的，就是將許多相關聯的工業諸部門包括於單一企業內，在緊密的協業及分業組織下，運輸貨物或資源到國內外去營業的一種大公司。這是蘇維埃聯邦特有的企業形態之一。

烏拉爾·克次奈·綜合企業主要的業務就是要將烏拉爾的礦物資源，尤其是鐵和庫茲巴斯的煤聯合起來，在烏拉爾和庫茲巴斯雙方建設起強大的冶金基地與巨大的工場羣來。就是從兩者之間的二千里公里的鐵路上，從烏拉爾向庫茲巴斯輸鐵，從庫茲巴斯向烏拉爾輸煤，他們晝夜無間斷地互相輸送着這兩種東西。俄國人自己說：「在

這條鐵路上我們基於鐘擺的等時性互相地供給資源，同時在這兩大帶內創設經營起世界無比的工場羣來。」所以這項企業是以冶金(尤其是製鐵)爲中心的，構成此企業的主要部門如次：烏拉爾地帶有冶金工場三處，鐵礦山四處，庫茲巴斯地帶有煤田無數，有冶金工場二處。

這項企業從很早俄國人就開始計劃了，一直到一九三〇年才正式試辦，其間歷了不知多少困苦艱難，經過了第一次第二次以至於第三次的三年五年計期，俄國人費盡心血，慘淡經營下，業務的建設突飛猛進地發展擴大起來，時至今日，實在已成了一項巨大新設企業了。可是據說還不會完成計劃中的全體的業務，倘能將當初的計劃完全實施，那必將能發揮出更偉大，更優秀的工業力量。

關於烏拉爾·克次奈綜合企業大體上說來就是這樣，此外在圍繞着這兩大資源地帶的周圍，有許多多的礦產地區。像克拉幹達的煤田地帶和恩巴的油田地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兩處。克拉幹達市是中央亞細亞的要衝，附近形成一埋藏量達五〇〇億公噸的優秀煤田。所謂恩巴油田就是在裏海北岸格利夫夫市(Gul'f)東方一帶油田而說的。此外賽拉斯克(Semipalatinsk)東方一帶爲鉍和鉛的產地，東南一部更埋有大量的鐵礦和銅礦，並且在這塊龐大的地域內因爲交通欠發達，人煙稀疏，其中未經調查，不曾發見的資源一定尚不在少數的。這樣看來，在烏拉爾與庫茲巴斯間的周圍一帶地方，所埋有的天產之富，真可說是無盡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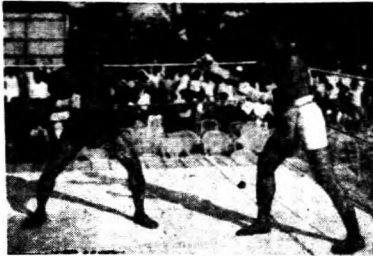
由上述，我們知道烏拉爾以東的工業地帶，對蘇聯將來整個國家的前途上，實在具有其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若將這塊大富源盡可能地開發經營起來，那恐怕將要發揮出世界無雙的工業力量。可是目下它還沒有充分地被開發利用，其現實的生產力遠遠不及歐洲俄領的生產，因此究竟它能不能作爲蘇聯長期抗戰的基礎這件事，却還是一個很值得疑問的題目。(完)

# 泰義人的「嗜殺娛樂」

煦東

## 門拳

在泰義國有三件普遍的娛樂：  
就是門拳、門魚、門雞。



泰義人拳門之時姿，觀衆圍過，須購票入座。

他們門拳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詳細規章。打身體上任何部份都合。不過他們不用像西洋人打拳時所使的皮手套，而是用紡的棉繩結成。纏在手上作攻擊的利器；身上則用粗繩結而作的一直展到膝間的背心作護身。

在兩個拳師開始門拳之先，各人先跪下向佛祈禱，希望如因門拳而死，好請佛接納他們的魂靈。之後，計時員則敲而一個長而橢圓的鼓，於是拳門就開始了。起先，兩個拳師慢慢地繞場而走，擱着腰、扭着身，或虛作攻勢。忽然間有一位一抬腿，另一位以拳向下抵禦，就是在這個時光，那位攻擊的人的腿抬得很高，竟踢在防守人的喉際。防守的人踉蹌着向後退去而跌倒。當他剛一掙扎着起來的時候，他的對手就用頭當作利器打在他的小腹上，可是他爲報復計，用肘向對方的臉上打去。

兩下裏分開之後，重新又繞場而走。他們只是這樣的走着，觀衆却等得不耐煩了，於是大聲嚷着，促使進攻。其中許有一位拳師爲了迎合觀衆的心理，就乘機向對方的臉踢一下，可是對方一閃，未能踢着，他自己的身體未及站穩，對方就乘隙向他的嘴上打來，將嘴唇上的皮肉都給帶去了。這個時候，兩個人再不顧及自衛，重動了火，還向對手的臉上亂施老拳。觀衆們對這種打法是不能滿意的，因爲用拳是不會分什麼生死的，惟有用膝、足和頭方能致致命的打擊。當互相拳擊之後，一個人忽退後，變了着，竟向對方喉部踢去，可是沒踢靈俐，教對方將他的腿一把抓住



## 世界一週

### 遠東情勢果將緊張？

美海長諾克斯於本月二十四日招待海軍軍火商之會議席上，曾謂：「遠東之情勢已極端緊張……戰爭恐終於難免。」關於美國援蘇之火軍火及原料品之輸送綫，可經由海參崴、亞爾干日爾(歐蘇北部，瀕臨白海)及迂道非洲而通過波斯。在此三路綫中，亞爾干日爾位居歐蘇極北部，運送船隻須由破冰船前導，因之，航速甚緩，極易遭受德國空軍轟炸。如迂道非洲而通過波斯，程竟通一萬二千英里，且波斯內陸運輸不便，需時過久。如按諾克斯所言，目前遠東情勢是否有碍於美國援蘇軍火通過海參崴，亦頗難斷言。

### 美國工潮再度爆發

本年四月美國工人曾一度罷工，致使國防工業中最重要之部門，如機器製造及軍火原料之生產等，陷於停頓。曾幾何時，美國工潮再次興起，致使羅斯福總統爲之束手無策。據華盛頓二十七日電，美國礦工五萬三千名在礦工聯合會主席路易斯指揮之下，於二十六日起實行罷工，致使七家主要鋼鐵工廠陷入靜止狀態。美國政府對於罷工問題雖感至爲棘手，羅斯福且曾一再呼籲，但終歸無效。罷工問題如何能澈底解決，所謂國防工業之基礎如已根本發生動搖。羅斯福終將如何措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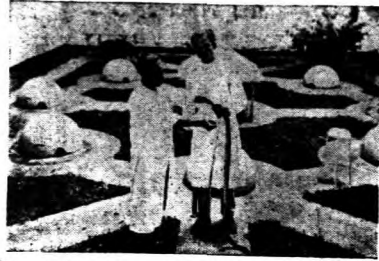
### 莫斯科將至「最後一課」

綜合最近德蘇戰爭之報道，戰事已有急轉直下之勢。此次德軍之猛進將爲結束一九四一年戰爭的最後傑作，故莫斯科之陷落亦屬時間問題。蘇聯軍隊於退出莫斯科之前，必從殊死戰，亦係意料中之事。斯丹林於七月二日之廣播演說中，對於紅軍作戰時撤退之意義，曾預作解說，並命令紅軍於放棄其戰線前，必須自動大施破壞，並在德軍後方施行不規則戰術。揣其語意，似已料到紅軍之敗退始屬必然，而準備於敗戰之中長期抵抗。所以，莫斯科被德軍攻下後，戰事雖可告一段落，但不能以莫斯科之失陷即認係德蘇戰爭之結局。

### 英軍將進入高加索？

英軍將進入高加索？

(7)



泰多義多義泰，蛇毒多義泰，亦有使之門者。圖為  
曼谷斯德院研究養蛇所。

門魚

泰義國第二個娛樂是門魚。有一位青年人，他有兩條門魚，都是大指般的大小，會勝過好幾次。門魚的時候，將魚放在碗中，他們彼此對着，其中若是一位向對方進一點，那麼對方就向前阻擋，這時衝突一起，就彼此用嘴互齧，於是一齊降到水底，一面喘着氣一面拚命；忽然間有一條掙脫了嘴，就急急地升到水面上吸一口空氣，然後再重新展開殊死戰。門魚有的時候要經過幾小時，其結果常常是死亡。在泰義國人的家中，有時舉行門魚來招待客人，並且賭着很大的輸贏。

門雞

另一種較次于門魚的普遍的遊戲是門雞。在盤谷一地，上千的人把他們自己心愛的家禽去賭鬥，有上千上萬的輸贏。  
雞鬥了五分鐘，就休息五分鐘，如果鬥完，牠的頸上的皮撕掉，則用針拿絲線縫上。如果流了血，則把血弄淨，免得流得過多，使雞發暈。然後再將數點水灌入喉中，羽毛也給牠清理了，並給牠扇涼快了。休息五分鐘之後，再行將牠放入鬥雞場，牠們常常是因喉破而致死的。  
在鬥雞中，有的雞如被弄瞎，則將牠的頸用綫纏好，另擊一條綫，拴一個重的東西，以使用牠來打對手。據說賭雞有的時候還能戰勝，這却是意料以外的勝利了。

，並乘勢將他的腿扭轉，用膝

他的臉。

五分鐘到了，鼓聲響起，

兩個拳師即行退場，另有兩位

馬上接場。每一組鬥五分鐘休

息五分鐘。在盤谷一地，每個

星期日和星期一的下午，從四

點到七點，在露天的鬥拳場總

是連合的舉行。在泰義國一切

的拳鬥，都規定為十一回合，

但少有打完了的；有的人因為受

傷而不能再鬥，有的人或逕行

棄權。

他們勝了的得三十元，敗

了的得二十元。若是為爭冠軍

，則皆加倍。

林白上校大聲急呼

據英國自由主義之代表報紙「曼切斯特守衛報」根據該報駐伊期首都「德黑蘭」之通訊員的報告，英國政府方籌劃派遣六萬名遠征軍進入高加索。此一批遠征軍係以印度軍隊為主，並配有強力之空軍，其數量與實力約等於英國派入希臘之遠征軍。駐德黑蘭之英國軍事機關代理人亦曾稱英蘇兩國於提弗利司(Tiflis)之軍事會議中，曾有英蘇兩國軍隊在高加索實行軍事合作之計劃，並指明英蘇兩國在高加索實有共同之利益，且英國在高加索之利益尤為重要，因該地不啻為印度之門戶。同時，紐約報紙曾傳出消息謂：蘇聯政府對於英軍進入蘇俄領土之計劃，已完全拒絕。對此傳說，英方駐德黑蘭軍機關之代理人未曾加以解說。

林白上校大聲急呼

美國孤立派中堅份子林白上校，於一日在紐約對二萬餘名聽眾再瀟陳其素所主張之反戰主義。其大意謂：美國之危機係在於內部，而不在於國外，美國此時需要代表全國之新政府出現，藉以避免捲入戰爭，而不為國外的戰爭所牽連。繼林白上校而發言者，有美國孤立派領袖「惠列」以及美國駐外大使「若德海」。由此足見美國國內對於參戰問題之意見尚未能趨於一致，而孤立派與急進派間之對立依然存在。

Advertisement for children's books. It features a circular logo with 'CPP' and the text '標準兒童讀物'. Below this, there is a list of books and their prices: '18 \$0.25', '25 \$0.20', '22 \$0.15', '24 \$0.24'. The books listed include '蟹語子娃', '和謎的英', '子童明吃蟻', '猴兒聽食蟻料', '蟹語子娃', '和謎的英', '子童明吃蟻', '猴兒聽食蟻料'. At the bottom, it says '曲園出版社' and '北京琉璃廠存古閣'.





從前的男女婚姻全憑着「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像動物的由主人替擇配偶一樣，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做「反抗」，因此順應潮流的產生了「月下老人」的傳說，據說這位月下老人是一個愛管兩事而且擁有無上「權威」的老頭子，只要經他的手用「紅絲」把男女雙方的腳纏在一起，那就無論如何，以後這一對男女也要成其為「伴侶」；況且「萬般皆由命」，聖人之流也早就告訴人們生由「命定」了；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却還得以「門當戶對」，對方的「金錢」與「財富」如何做「交換條件」，否則「千金配花子」，仍然可以算是一件「百古奇聞」。

現在則不然了，人們自從接受了「新」的潮流，知識一天比一天增加，思想漸漸「解放」以後，顯然，那種「抽籤式」的婚姻制度，放到現在是有點不大合用了，年青人們為了終生的幸福，在這「一着定輸贏」的當兒，也似乎應該換一種「算盤」，同時，「打倒舊禮教」的口號震盪了大地，於是出走的出來，叛逆的叛逆，這一羣活潑的年青的人們，再也不敢伏在舊禮教之下，乃有了今日婚姻「自主」現象的形成。不過這還是指「最少數」而言，（少到百分之二，千分之二。）大部分却還是脫離不開「金錢」和「財富」的擺弄，以它做轉移婚姻最大的「關鍵」，譬如在未訂婚以前，第一件必須問的，是對方有沒有金錢？有多少產業？身家如何？然後才能談到本人的資格問題，這和「1111」的定律有同樣的不可挪移。

在過去不久，我就親眼看見一個從師範學校出來的女孩子底婚姻，是這樣結成的，對方是一個年齡長有七八歲，但是却很富有的男子，妻子死掉了，還遺有四五個子女，雖然妻子才死掉不到半月，一半是因為「富有」，一半也是為了生理上的要求，就似乎應該早再「續娶」一房為合適，於是憑「媒妁之言」說到這位女孩子的頭上來了。

把兩個「不知人不知面更不知心」的陌生人，「控在一起」是一件殘忍不人道的事，這女孩子剛從學校出來，當然深明此理，無奈這女孩子的母親却是頗知曉「金錢」的實質的；「除有學問，但是學問又能值多少錢一斤？人家可是一個銀行擔子就存有十萬，」果然這位老太太的話是「對」的，古往今來的一切人們恐還沒有有一位把「學問」上了「秤」，給它「估過」回價，說是學問「一斤」准能「值洋若干」；更況且人家又是「一個銀行擔子就是十萬」呢！於是母女雖然爭吵一場，然而這女孩子也終於為一個足以做她「大哥哥」的「陌生」男子「漢理財夫人」去了。

以上所說的這段話，雖然不能代表婚姻制度的全體，但是却也可從中窺到現在婚姻的一斑吧！

### 亂舞商子

「打是疼，罵是愛，急啦拿腳踹。」俗語，俗的很。

有句習語，倒還細緻些，曰：「打情罵俏。」情非打不見，俏非罵不露，如「依稀聞道太狂生，一便是一種俏罵，致於「聽得罵道殺千刀，」細想便有些惡趣了，普遍通俗的還是「缺德」最俏。這說是罵俏之類。

致於「打情」，這却難了，低級社會的人們嫖土娼，一進門便拉着挨打挨摔，那心理已竟成了受虐狂，急雷暴雨，毫無風緻，高級社會的人們所謂動手動腳不成體統者也。

然而，打情也有時全屬真情的流露，為「體統」所難掩，這也是發見於詞中。看「晚粧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了

說是「女權提高」，好像女權也真的「提高」了，因為在這大都市裏你很少再見到幾個梳了「大盤頭」和「裹着腳」走起路來一扭一扭的婦女，並且更進一步的有什麼「飛機式」流行式「電燙」「水燙」等等的妙法來代替了「梳盤頭」，還更「簡單」的用穿「高跟鞋」代替了裹小腳，增加其「嬌媚」之姿，可見女性不但完全解放，並且她們的聰明也實在要比以前有驚人的「進步」了。——學其「皮毛」是我們貴國人的「特色」，這，又夫復何言！

有人這樣說：「……上帝造女子時並不忘記他的手續，第一使她美麗，第二使她聰明，第三使她用情男子；上帝毫不忽略已盡了他造人的責任。可是你們男子，辦教育的，作文夫的，以及其他製香料化妝品的，販賣虛榮的，說謊話的，唱戲的，扮王子小生的，縫衣的，發明鞋子帽子的，……却把女子完全弄墮落了。」我乃唯唯。

### 柳浪

香艷，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長殘股色可，盡含深旋散香塵沓，繡床斜倚嬌無那，爛醉紅絨，笑向檀郎睡。」

右，李後主之一「解珠」，形容碎。再看——

「銀字笙寒調正長，水紋簾冷畫屏涼，玉腕重金抱臂，澹梳妝。幾度試香纈手暖，一迴嘗酒絳唇光，伴弄紅絲繩拂子，打檀郎。」

這是和凝的山花子，形容打碎與打在園囿兒女中是這樣纏綿多情，雖貴如「後主」，也短不了有挨「唾」的享受。何況其餘。

昔看紅樓夢，端莊秀麗如林黛玉，亦有「啾的啾」碎了一口「與用手絹一抽看呆雁之舉。作個「體那」，「確非容易。噫！」

### 碎與打

# 兄弟們

## 戀愛與道德

一友

戀愛與金錢是同樣的可愛，同是人類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並不反對戀愛，假使自己對於戀愛的藝術與手段，有着很大的把握，不致於讓戀愛毀滅了自己的寶貴的靈魂的話，何妨講講戀愛呢？不過，戀愛與金錢都要取之有道，假使取之無道，那麼那種戀愛和一個兩路現的強盜有什麼兩樣！

所以在講求戀愛以前，應該先培養道德，這無論在男女兩方面，都應該有着道德的戀愛觀念！

老二——我的弟弟——的確是個漂亮的少年，不像我一年四季就靠着這件藍布大褂，他永遠是西服革履，頭髮梳得油光，望去的是不凡，所以他很得幾位姊妹們的青睞。可是呢，

人就是這樣，喜歡他的人，他不喜歡，而他又正天為着那較不喜歡他的人苦惱着！

昨天早晨，老二拿着封信，跑到我屋裏來，一進門就說：「大哥，你看這封肉麻的信，被我利用了！」

我接過一封滿溢香氣的粉紅色的信來，我慢慢嚼着每一個字，那真是真情流露，十足的表现着女孩子的細膩處。我讀完了那封信，望着老二一張得意的臉說：

「怎麼會被你利用了？」

「我拿着這封信給梅梅看去，她一看有別的女人愛了我，她一定會很快的接受我的愛了！」

我狠命的唾了他一口，「沒有道德的人，你知道人類的真情是多麼寶貴，那女孩子把真情獻給你，當然你有接受或不接受的權利，但是你是應該尊重一個人對你表示的愛！同時，你以為你用這封信向梅梅去誇耀，而得到梅梅對你表示的好感嗎？傻？那更糟了！梅梅更對你冷淡了，她會想到假使有一天你不愛她了，你一定會把她對你表示的愛

，又向別人去誇耀。你更應知道女孩子的自尊心是非常的強啊！

我絕對不希望我的弟弟作一個不講道德的人，我要替那個誠摯的女孩子打抱不平，假使你若這樣去作，我是不答應你的，這封信就留在我這兒吧！」

他羞慚的走出去，我又有些兒不忍，也許我對弟弟太嚴肅了，但是為了他的前途，我不得不這麼教導他，也許他回省過來的時候，會原諒他的哥哥的。

我總覺得我們小兄弟們對於小姊妹們，應該有同情，憐憫，尊重，推崇的心理，的確，在行動方面，他們沒有我們自由，她們時時刻刻得防備奸人的陷害，偶一失足，便造成千古遺憾，她們是多麼可憐！但是她們也是人類啊，假使世界上光剩下我們哥兒們，那又有什麼意思，況且男女之間，原是無仇無恨的，何必予人以難堪呢！所以我們今後應該援助小姊妹們，讓她們和我們一樣的玩味着人生的自由。那麼，我們首先起來提倡「戀愛與道德！」

## 二一個已婚女子的自述

### 怎樣選擇理想中的對象

生疏了幾年的筆，提起來，真不知從何寫起，可是冷情妹逼着我

寫一篇稿子，這逼得我沒法子，只好胡亂寫一篇，希望姊妹們不要見笑。

現在我的生活雖然非常美滿，

幸福，但當我掀起十年前的舊夢，不禁黯然神傷！

我的思想，學識，以及所受的家庭教育，幾乎和冷情完全一樣，嫡親的表姊妹中，我們倆因為一切那相投，所以比較就親密得多！

十年前，我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那時我正度着開通的，安逸的大學生活，在一個朋友家裏，我認識了C，他的外表一切正和我的幻想中的人，完全一樣，在從來沒有過男朋友的，一顆愛的心輕輕的繫在伊人的身上，於是我摒除了一切的男友，熱情燃燒着我的心，而我表面却非常的冷靜。C假使說不愛我麼，他和我談論過他對於婚姻的觀念，在我認為一個男人在向自己談到婚姻問題，一定是對自己已有意見，於是我愛他的心就更堅固些，一般親戚朋友也認為我們是很理想的伴侶。在這時我非常關心他，而且信任他，拒過了許多向我表示愛的人，我像很有把握的等待着

在向我表示愛的那羣人裏，就沒有一個人比C強嗎？不，我知道是有的，我可以拋棄他，再愛一個比他更好的人，但是腐敗的思想約束着我，我總以為一個女孩子不應該朝三暮四，愛是應該專一的，否則，會被人看不起的！不管他對付我是怎樣的冷酷，我永遠是那麼柔順的等待他。想起那時時候來，我和冷情還鬧過一程子撒扭，她那時還在中學，她非常用功，決不肯交異性朋友的，所以她非常反對我認識了C，更反對我是那樣熱情的對待

C，她勸過我，但是已走入迷戀之途的我，那裏還顧得良友的呢？我寧可得罪了朋友，也不肯稍使C不高興！

良友，我得罪了，精神，我耗費盡了，悶氣，我生受多了，苦悶，寂寞的味道，我能嚐着，但是給我的報酬，是一般人推測不到的，也是我個人意想不到的悲慘！

在我二十六歲的那年春天，我接到了一個粉紅色的請帖，C宣佈和另一個女孩子訂了婚，這不亞如晴天的霹靂；完了，一切都完了，名譽，自尊心……；女孩子一切的可驕傲的，都隨着這小小的請帖逝去了！我無顏再見親友，我更不能忍受精神的折磨，我只有離開這個世界！

雖然我的記憶力很壞，但是過去我倆的言談，行動，都歷歷如在目前，我一字不差的寫了一封遺書，我舉起一瓶烈性的安眠藥水，上面浮起報復兩個明顯的字，報復，是的，我要讓他受到社會的譴責，這便是一個弱女子的報復！

「阿倩，天不早啦，該睡了！」是母親的聲音，嘩啦一聲，瓶子落在地上，我倒在了躺椅上！

等到我再睜開眼時，我已平臥在床上，慈愛的母親殷殷的勸解我，但是我的心已如枯木死灰，我只求速死！

我病倒了，兩個月我沒離開床鋪，折磨得只剩下把瘦骨，但在這中間，我還忍着悲痛，替C預備了一份慶賀他的禮物，派人送去了。

我在朦朧睡夢中，耳畔有一個輕微的聲音在叫我：「倩妹！」我睜開了兩隻睡眼，哦！是日哥，我感觸到慚愧，我又閉上了眼睛，他低低在我耳畔訴說着：

「倩妹，還記得我嗎？我在南方聽到了你病的消息，我就趕忙跑回來，因為我沒有一刻忘記了倩妹，倩妹你相信我這話嗎？」

我點了點頭。

「我相信倩妹從來沒會過我對你表示的愛。因為你的一顆心是那麼堅強的愛着一個人，我看到了別人被你拒絕的慘狀，我才毅然的走到南方，但是，倩妹，我早預料到你和C是不會成功的，因為C，C是個好人，但是他對你太好了，於是他就覺得你太平凡了，雖然你並不是個平凡的女子，但是男人的心就是這樣，所以我時常探聽你的近況，希望你們有情人終成了屬實，但是萬一不成，我便回到故鄉來，倩妹，你現在可以接受我的愛了嗎？」

我在感愧，悔恨之下，痛哭流涕；我得了救，我像被一隻強有力的手，將我救出黑暗的地獄，恢復了我往日的快樂，活潑！

婚後的生活是值得我報告給小姊妹們的；日沒有C那麼漂亮，但是他有一顆誠摯愛我的心，他隨時隨地都替我着想，結婚到現在有七年了，從來沒有口角過，他回家是非常守時刻，關於過日子，我們總是商量着，我們把一月的進項，本分，凡是離開家的費用，都是由他付給，家裏一切費用，由我付給。

餘下的，我們就各自儲蓄起來。

我們的家庭很簡單，有一位母親，她非常疼愛我，還有一個弟弟，現在還讀書，也已竟有了女朋友，此外便是我們的兩個小寶貴了，每晚飯後，我們一家團團圍坐在客廳裏，飽享着天倫的樂趣。

現在把我過去所嘗過的經驗，分析起來，告訴小姊妹們應該怎樣尋求你的對象：

1. 不要選擇一個漂亮的人——才子潘安般的人，誰不愛呢，但是漂亮的人物，你不容易拴住他的心，一般男子都以娶個漂亮的太太為畏途，怕被別人引誘跑了，所以說：「醜態是家中寶」，但是，身為主婦者很少合社會去接近，而丈夫還要怕離跑了，難道一個整天和社會接觸的男子，他會不被一般壞女人給誘惑跑了嗎？與其擔心將來有作棄婦的危險，就不如選擇一個相貌平常，而胸藏學識，有作為，有志氣的對象。

2. 性情相投的人——這比相貌是還重要的一件事，要知道，結婚以後，因為常在一起的原故，對方的美醜是不大理會的了！而注重是彼此的性情相投，而在熱戀中的青年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點，專專注意到對方的相貌，同時嫁一個漂亮而又有錢的丈夫，不知在出入娛樂場所的時候，要羨慕多少人，這種像是很值得我們驕傲的，然而這種感榮心，便可葬送了我們未來的幸福！嚴華和周維還不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當他們結婚的時候，誰不承認，羨慕這一

雙才子佳人呢！但是這容易變，時至今日，美滿的眷屬竟成明日黃花，原因便是在他們結合的時候，忽略了彼此間的性格。

3. 注意他的行動，不要聽他的甜言蜜語——一個真正愛你的人，不是常把愛你的話擺在口頭上的，同時，他更不肯說甜言蜜語的話，只注意他在行動方面，是否對你有著純潔的愛。

4. 不要輕易接受一個男人向你表示的愛，更不要把愛輕易的給一個男人——由過去去的男子有三妻四妾看來，男子的貪心不足，是較女子大得多，假使你輕易接受或給與了對方的愛，他滿足了，那麼他便不會繼續愛你了，你若打算交一個男朋友，和交一個女朋友，就用同一的手段，那麼你未來一定是失敗的。回想C和我初識的時候，他若不對我表示好感，一個受過舊家庭教育的我，焉有勇氣去追求男性呢！但是，我無法分辨我是曾經受過舊思想的束縛，而誤上了賊船了！

5. 努力充實自己——美，美麗同時我們知道聰明，美會永不會變的，衰老了，只會變取了我們的不變的，衰老了，只有因有學識而愛的一種保障。所以努力充實自己，也是愛人的一種保障。我希望在淨儀領導之下的小姊妹們，大家堅強了意志，牢固的團結起來，替自己打出一條幸福之路來，祝小姊妹們快樂！

告訴小姊妹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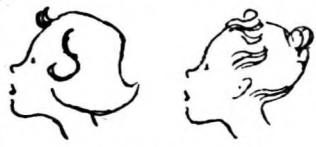


(十九)

告訴你怎樣根據藝術的原理和科學的方法來打扮你自己！

Margaretta Byers 原著  
趙今吾 譯

二、鼻尖向上反轉的側面輪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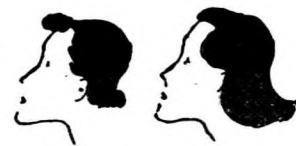
鼻尖向上反轉的側面輪廓

這一種輪廓正與鼻部凸出的輪廓相反。所以化妝修正的着力點，也側重在鼻部。應將鼻部至兩耳的距離加寬，並且將頭髮全部向後梳，前額外露，鼻部自然突出來了。總之，全部頭髮應向後梳，不應向下或向外垂。這理附帶敘述的，大凡有着這種側面輪廓的人，看起來多半帶些稚稚氣，雖然你已屆成人年齡。因此，你需要細心修理你的髮式，往成人方面打扮。帽子應該帶稍向前下垂的，可以遮住鼻子，減去你大部的缺點。

三、長下頰的側面輪廓

長下頰的人不要在兩頰垂髮，同時也不要額前垂髮，因為前額外露的部份愈多，在比例上下頰也愈顯着長。不過，你要為調和面部枯索的線條，也可以在前額上留一些『留海』，只是小心永遠保持在眼部以上的地位。此外，兩鬢的頭髮

，應將耳部蓋住，這樣兩耳至下頰間距離縮短，而看不出是長下頰。



長下頰的側面輪廓

下頰成水平式，是長下頰的人最應避免的。

最適宜的頭髮梳理方法，應將後面頭髮的末端向外展揚，輕鬆，蓬鬆，是極優美的樣子。長下頰的人，要選用帽沿上捲的帽子，你可以想像到帶着帽沿下垂的帽

子。她的前額一定晦暗無光，而將下頰奇突的顯露出來。  
關於側面輪廓的一切修正方法，已如前面說個梗概了，假若你的輪廓有什麼缺陷和異常的地方，那你對於每種輪廓，都應有一個確切的研究和認識，然後依照我們所告訴的各種方法，加以改正或修飾。至於我們討論側面輪廓而很少論及頭髮和帽子的理由，原因是一個真正所謂的美人，還是需要正面的容貌上來評定的。

第四節 怎樣使身段與頭髮調諧

一般的觀念，都認為高身段的人，應該將頭髮梳低。而身量短的人的頭髮應該提高。除去這兩個基本原则之外，我們再說到：上身長的身段，應將頭髮在後面散開，使與胸部相調和；胸部平扁的身段，恰與此相反，應將頭髮在後面高高結起。  
(第五章定)

**秀鶴圖書館**  
地址王府井大街二二八號  
電話五一三二四號

專售西洋最新書籍雜誌備辦高等文具

新到  
真派克牌真空自來水筆  
特大號，頭，二，三號各色俱全  
貨美價廉

### 學府風光

## 飯廳中不找着 舍監的影兒

可憐的！還是學生！

舍監加入學生伙食的消息，在志成瀾沒了全校，第三期伙食開伙之日，每個學生都懷着滿懷的熱望與希冀，預備着歡迎舍監的降臨，因為他的身臨其境，口嘗其味，我們的伙食或者能有改善的希望，誰知進了飯廳，只有一個個苦喪着臉的學生，與黃騰騰的小米飯相映成輝，不但沒有舍監的影兒，並且永遠沒有看到他的駕臨，恐怕那佳有美饗，早已擺在他的面前了，這真是「只管自己肚中飽，不管他人腹中飢。」我不相信世界上能有所謂「他人設想」的人，本來人在社會上難求平等，何況貴賤懸殊，尊卑有別的師生，豈可同桌而食，並且吃的是小米飯呢？那較好的食物，是永遠不能屬於我們的，可憐的同學們！

## 冷水洗臉

紹萍

雖然學校定的是七點鐘起床，但是同學們却大多數在六點半都會醒來，這也是在早晨兩鄰中央醫院的鐘有點擾亂，可是最大的原因却是為了充實自己預備過這第一次難關——冷水洗臉。要說現在的氣候可也够冷的了，走在街上您可以聽見小姐們的長絨大衣都已穿上了。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還用冷水洗臉，雖然我們倒不怕把我們的花容給凍變成了紫茄子，但是這份涼也還可以的，在禮堂室中您可以聽見同學們都咬牙瞪眼的像衝鋒似的把兩手插入水盆內，說實在的，要沒有點狠心，這臉您就沒法洗，幸虧我們都不是女的，要不過些日子恐怕我們都要變成「郭華氏」那樣。

關於這件事訓育主任也曾說過：「冷水洗臉是一件有益的事，我們學校是這樣規定，同學們便都應服從。」話雖如此說，但依然有些同學因為怕涼而到鍋爐去打熱水，可是當你出來的時候，訓育主任早在門口站上了崗：「滾了，這熱水是預備給大家喝的，為什麼你拿牠洗臉，我不

## 雞屎學校

如祿

記得事變前新華公司一張題作「狂歡之夜」的影片中，曾有一所學校特寫的鏡頭：校長正驅着一羣雞離開辦公室；我們現在的學校，正在努力所裏養些隨地不棄的雞，然而有在文化的養成聘着運動的健兒，在運動會裏給學校增光榮；現在是一片碧綠的短草，已經沒有運動的聲浪，仔細看去却有無數隻的雞在那裏飛跳尋找食物，自然是隨時尋找隨時排泄，遍地花紅黑綠，其臭不可嗅了！即便教室的外周，也被雞屎色圍着，上下堂得隨時留心；尤其是下夜堂時，一大半的同學會踩上。同學們自好認癩氣，老師們却到處誇張：「到底比買來的蛋又大又新鮮。」

簡直是「雞屎學校」，然而化學老師却一運在班上告訴養雞的利益呢！（厲文中學）

男性賀爾蒙製劑

# 賀爾賜保命

強精固本

男子性神經補劑

少壯動物藥丸煉製，質料新鮮濃厚，定價最為低廉，主治性神經衰弱，未老早衰等症，功效靈驗補力偉大。



上海新亞藥廠製  
藥房均備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十六號  
天津：英界十九號路

濟南：經四路路德十安里十一號  
青島：天津路路德十安里十一號

吾友交換圖書室書目 (第三號)

No.	書名	著者及出版處	出版及再版年	定價	所屬
E/1	成功之路	林語堂譯(上海)	1939	\$1.00	劉鍾借借與
E/2	中國文學小史	趙景深(上海)	1931	\$0.70	趙鍾借借與
E/3	新文藝描寫辭典	錢謙吾(上海)		\$1.50	趙鍾借借與
E/4	牛貞	意可譯(天津)	1934	\$1.00	趙鍾借借與
E/5	人生的悲哀	正壁(北京)	1927	\$0.40	趙鍾借借與
E/6	希特勒	楊寒光譯(上海)	1933	\$0.80	馮之志借與
E/7	離婚	老舍			
E/8	晦明	朱炳燾(北京)	1938	\$0.70	王金鑑借與
E/9	孤孽	陸軍(北京)	1931	\$1.00	王金鑑借與
E/10	金錢問題	小仲馬著 陳賈之譯	1935	\$0.50	王金鑑借與
E/11	母親	丁玲(上海)	1933	\$0.90	王金鑑借與
E/12	勸產	才肯(商務)	1928	\$0.70	王金鑑借與
E/13	這成伙集	莫伯堯 李青崖譯(上海)	1930	\$0.95	王金鑑借與
E/14	這遺產集	莫伯堯 李青崖譯(上海)	1929	\$0.65	王金鑑借與
E/15	手榴彈集	莫伯堯 李青崖譯(上海)	1929	\$0.65	王金鑑借與
E/16	未了緣	馬永灼著(上海)	1933	\$0.80	王金鑑借與
E/17	最後的一笑	韋雨頤(上海)	1915	\$1.30	王金鑑借與
E/18	幻滅	主以仁(上海)	1936	\$0.40	王金鑑借與
E/19	舞	許全(上海)	1933	\$0.80	王金鑑借與
E/20	蕪絲	法明珠(北衛譯(上海)	1928	\$0.80	胡旭谷借與
E/21	神秘的戀神	梅蘭芝(白譯(上海)	1933	\$0.35	胡旭谷借與
E/22	文學概論	本島久雄 章錫霖譯(上海)	1930	\$0.80	胡旭谷借與
E/23	大地	賽珍珠 由維晉譯			游瀛雄借與
E/24	成功之路	林語堂譯(上海)	1939	\$1.00	游瀛雄借與
E/25	曾文正公日記	(上海)	1935	\$0.40	游瀛雄借與
E/26	奮鬥之路	蕭劍青(上海)	1940	\$2.20	許子敬借與
E/27	活靈詩	張瓜(上海)	1935	\$2.00	許子敬借與
E/28	周作人散文鈔	(上海)	1932	\$8.00	許子敬借與
E/29	沒落的靈魂	(上海)	1930	\$0.10	許子敬借與
E/30	遊奧短編軼事	謝道熹	1923	\$0.35	許子敬借與
E/31	時代的影子	許全(上海)	1931	\$1.00	許子敬借與
E/32	活力	魯迅(上海)	1936	\$2.40	孫葆英借與
E/33	一個伏夜	魯迅譯(上海)	1933	\$0.80	孫葆英借與
E/34	八駿圖	沈從文(上海)	1936	\$1.20	劉鏡梅借與
E/35	苦竹	潘志靈(上海)	1945	\$0.45	鄭鏡梅借與
E/36	可憐的女郎	寒梅(上海)	1938	\$0.60	鄭鏡梅借與
E/37	獻議之夜	張雅子(上海)	1930	\$0.35	鄭鏡梅借與
E/38	勝利的生活	斐斯德(上海)	1930	\$1.70	談惠貞借與
E/39	風塵創作選	史施話 趙若狂譯			談惠貞借與
E/40	黑奴魂	屠格涅夫 樊仲雲譯(上海)	1929	\$0.60	談惠貞借與
E/41	崎零人日記	亞米契斯 夏巧尊譯(開明)	1932	\$1.00	談惠貞借與
E/42	愛的教育	特福 吳錫聲譯(上海)	1937	\$0.32	談惠貞借與
E/43	當讓孫德流記	楊漢華譯(上海)	1937	\$3.50	談惠貞借與
E/44	沙士樂府本事	屠格涅夫 卜紀良譯(上海)	1936	\$1.00	談惠貞借與
E/45	初戀	高爾基 卜紀良譯(上海)	1937	\$4.00	談惠貞借與
E/46	我的童年	勃魯脫 張由紀譯(上海)	1938	\$3.00	談惠貞借與
E/47	小公子	奧爾珂德 汪宏聲譯(上海)	1937	\$4.00	談惠貞借與
E/48	好妻子	奧爾珂德 汪宏聲譯(上海)	1937	\$1.00	談惠貞借與
E/49	小婦人	奧爾珂德 汪宏聲譯(上海)	1937	\$3.60	談惠貞借與
E/50	小男兒	奧爾珂德 汪宏聲譯(上海)	1937	\$2.50	談惠貞借與
E/51	西夢湖	郭沫若譯(上海)	1930	\$0.40	朱誠借與
E/52	風塵雜錄	歌士米著 伍光建譯(上海)	1939	\$0.40	朱誠借與
E/53	聖光東尼之誘惑	弗羅培爾著 錢公俠譯(上海)	1937	\$0.35	楊方雲借與
E/54	在草原上	弗羅培爾著 錢公俠譯(上海)	1937	\$0.60	楊方雲借與
E/55	湯姆少爺	馬克吐溫 周世雄譯(上海)	1937	\$0.80	顧慧卿借與
E/56	大街(上下二册)	劉易士作 白華譯(上海)	1932	\$1.60	顧慧卿借與
E/57	瞬息京華	林語堂(北京)	1940	\$1.50	顧慧卿借與
E/58	鬧慈(五幕喜劇)	(上海)	1938	\$0.65	劉鍾借借與
E/59	現代百科文選(一)	王子堅(上海)	1935	\$1.00	劉鍾借借與
E/60	現代百科文選(二)	王子堅(上海)	1935	\$1.00	劉鍾借借與
E/61	現代百科文選(三)	王子堅(上海)	1935	\$1.00	劉鍾借借與
E/62	現代百科文選(四)	王子堅(上海)	1935	\$1.00	劉鍾借借與
E/63	浮生六記	沈復(上海)		\$0.30	趙鍾借借與
E/64	小品文	周作人著(上海)	1939	\$2.50	趙鍾借借與
E/65	小說選	茅盾著(上海)	1939	\$2.50	趙鍾借借與

男女兩師範學院

寒假後始合班上課

男女兩師範學院，已於日前將名義正式改為大學後，其校長選果如本刊日前發表之人事預測爲葉士藩氏，理學院長爲張愷氏，文學院則由現任男師範學系主任李泰芬氏擔任。並另設教

育學院，院長爲宣揚已久將轉任師資講館館長之現任男師範院長王謨氏擔任，各高級人員既已內定，惟因籌備關係，正式合併，頗費手續，故僅將原有之男女兩師範學院名義取消，除和外師大原地爲總校外，其餘皆暫稱分校，預計寒假當可正式男女合班上課，至文、理、教、三學院之地址，則尚未與聞，一俟訪得消息，當即可告我關心之讀者也。

師大文學院學生籌備

歡迎李泰芬院長茶會

最近發表之師大文學院院長李泰芬氏，原爲男師範學系主任，與學生之間感情素極融洽，李氏爲晚近著名之學者，此次來長文院，誠屬得人，同時該院四年級學生爲表示歡迎起見，正籌備一期則尚未決定云。

## My Friend

## The Woman of the Flowers

By Maurice Maeterlinck

While walking in the country one summer morning when I was a young man, I learned what it means to use—really to use—the magic gift of sight. Attracted by a marvelous mist of fragrance borne by the breeze, I left the road and discovered nearby a wondrous garden. The flowers stretched before me in a rolling surf of blossoms—a lavish carpet of color and perfume, pervaded by the low sleepy murmur that was the working song of bees.

In the path leading from a little house in the midst of the flowers stood an old and very tiny woman; I knew instinctively that she was the creator of this incredible garden. "This is a wonderful place you have," I called to her.

"Doy ou like flowers?" she answered. "Then do come in—"

When I stood beside her she did not look up at me, apparently preferring to keep her eyes for the flowers, and I could not blame her. She spoke of them simply and lovingly. Indicating a patch nearby she said, "These—foxglove, forget-me-not, lily of the valley, violets and daisies—I call 'old' flower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known for centuries in Europe. Those"—here she pointed to fuchsia, African marigold, rose campion, hollyhock and others—"fare newcomers, comparatively, voyagers of the Renaissance found them in far lands and carried them home."

She told me the history of each flower. Some had been brought by merchant-adventurers from the Indies, Mexico, Persia and Syria in the 16th century. In like manner the tulip came from Constantinople; later arrived the pansy, sweet pea and Indian pink. She told me of these and many more, from the great blue larkspur to the blood-red poppy and flaunting scarlet phlox. I thought, as I listened, that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a flower before. So luminously did she describe them that had it been blackest night I would have seen them clearly.

"Notice that hooked spur of the columbine," she said. No bee can reach in to drain it except the bumblebee. Over there is the campanula, my favorite among the tall plants; its flowers are so fine in texture that if you hold one close to your eyes it seems transparent. And see the leaves of the flax—they're shaped like little lances.

Marveling, I asked her how she knew her myriad flowers in such precise detail. "I learned to use my eyes each day as if, the next morning, I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see," she said. "Then I found that nothing I had seen could ever be taken from me."

Many years have passed, but I have remembered her words. I could not easily forget them, if only because of that last moment when, smiling, she lifted her head to say good-bye and I saw the cataracts in her sightless eyes.

She had used them well, before the dark morning came.

## 花間婦 陳 佩譯註

我年青的時候，有一天夏天的早晨在鄉間散步，恍然覺悟了怎樣纔是真會使用視覺之神奇的天賦。我被微風帶來的一陣異香所吸引，於是走下大道，而在近處發現了一個奇妙的花園。在我的前面是一片波浪滾滾似的盛開的花朵，儼同色與香交織成的一塊華麗的地氈，瀰漫着一片催人欲睡的低吟，那是蜜蜂工作時的歌唱。

在百花叢中，由一所小房子通出來的步道上，佇立着一個年老而很矮小的婦人，我自自然然就知道她是這園奇妙花園的創造者。『你這園地方妙得很啊，』我對她招呼說。

『你喜歡花嗎？』她回答說，『那裏就進來罷。』

我站在她的身旁，她並不抬頭望我，顯然她是寧願把她的眼睛注視在花草上，我不能怪她。她很簡單而愛惜地說起這些花草來。她指着近處的一片說道：『這些狐爪花，忽忘我草，山百合，紫藍蘭，和雛菊，我把它們稱作「舊」花草，因為在歐洲人們知道這些花草已經有許多世紀了。那些——』這大她指着那些非洲萬壽菊，后藤，蜀葵，以及其他的花草——『是比較新來的，文藝復興時代的航海者在遼遠的地方發現了它們而帶回來的。』

她告訴我每一種花草的歷史。有些是由冒險的商人在十六世紀由西印度羣島，墨西哥，波斯，和敘利亞帶來的。鬱金香也是這樣由君士坦丁堡來的；後來又來了三色堇，香豆，蜀葵。她把這些以及其他的許多花草講給我聽，由碧藍的飛燕草講到血紅的罌粟花，和鮮紅耀眼的夾竹桃。我一邊聽他說着，一邊心裏在想，以前我從來沒有真看見過一株花草。她把這些花草形容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漆黑的夜裏，我也會把它們看明白的罷。

『看那瘦斗菜的灣鈎刺。』她說，『除了野蜂之外，沒有一隻蜜蜂能夠鑽到裏面去採蜜。那裏是風輪草，這是在高的花草中我最喜歡的一種，它的花的質地非常細，倘若你拿一朵放在眼睛上照照看，就同透明的一般。你再看看那亞麻的葉子，它們的形狀好像一些小的札槍。』

我覺得很驚異，問她怎麼會這樣精細地知道她那無數的花草。『我懂得怎樣每天盡量用我的眼睛，彷彿第二天早晨我就再也看不見了似的，』她說，『於是我覺得凡經我看見過的東西，就決不會由我眼中奪去了。』

現在已經過了許多年，但我一直記得她的話。我不能輕易忘了她的話，也許祇因為那最後的一刻，當她微笑着抬起頭來對我道別的時候，我在她那失明的眼睛中看到了白色的障翳。

在黑暗的清晨來到以前，她已經盡量善用她的眼睛了。

rolling surf 翻滾的浪頭； called to 招呼；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由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歐洲之文學，藝術，及宗教均有極大之改革，故稱此時期為文藝復興時期； cataracts 白內障，蔽住眼球的白色障翳，瞽者多有之。



## 友が我

## 不得要領 (一)

沼波瓊音著

僕の友人にK君と云ふ奇人がある、ここに奇人と云つたのは化物扱ひした意味では無い、世間有觸れた人間と異つてると云ふ意味である、彼の細君と云ふのは所謂悍婦の方で、近所でも餘り評判が良くない、普通の人ならば人を訪問して良い細君を見る時、直ぐ自分の妻と比較して歸つてからあの人の細君の如くなれと妻に要求するがK君はさうでない。比較はする、比較をして男にも種々な種類があるが女にも種々な種類があるなど思ふだけである。K君は決して人とあらず、人が自分の意見に反對しても、考へは人に依つて違ふものた哩と思ふ丈である。

K君は人込の電車に乗つて立だされる時、更に不快を感ぜず、車掌は草に縋らず立ち得る、自分も出来ぬ事はなからうと故意縋らずに平均を取つて立つ事を多大の趣味を以て練習する。一齊が「順境如春出遊觀花逆境如冬堅臥看雪春固可樂冬亦不惡」と云つたのと同じく、彼は境遇に隨つて自由自在に己を變じ如何なる境遇でも其境遇に於ける趣味を求め得るのである。K君の一友人が當つて大儲をしてK君に奢らうと云ふので箱根へ一緒に遊にゆかないか、夫れとも東京で大御馳走をしようか、熱でも貴意次第にするかと尋ねた折、K君「熱方でも直いと答へた。何度尋ねても「熱方でも直いと答へた、友人は怒つて、それぢやよ之うと云つた。K君は平然として「それでも直いと答へた爲にいつ著られず仕舞になつたが彼は決して此れを悔いない。親戚等が事件の相談を受けて甲の方針を取つたが直からうか乙の方針を報つたが直宜からかと思見を徴さるる際、彼は必ず「熱方でも直いと答へる、實際彼は早でもてもあらゆる事柄に含まるる利と言の分量は悉く同じだと信じてるのである。

## 不得要領 (一)

胡謨譯註

我的朋友有一個叫K君的怪人。這裏所說的怪人並不是拿他當做妖怪的意思，是說和世上普通人相異的意思。說起他的老婆乃是所謂悍婦之流，就是在附近也沒有甚麼好的名聲。若是常人，訪問人家看見人家的漂亮太太時，準馬上就和自己的太太比比，回來的時候，一定要護自己的太太和那個人的太太一樣。但K君並不這樣。他比較，他確只是這樣的想着，男人既有各種各樣，女人自然也有各種各樣。K君是絕對與人無爭的。人家反對自己的意見時，他也只是這樣想，想法是因入而異哩！

K君上了擁擠的電車立着的時候，他並不更感不快，車掌能不扶拉手站着，他便想道，自己也不能有幹不了的事，於是故意的不扶着拉手，很高興的練習我平均點站着。和一齊所說的「順境如春出遊觀花，逆境如冬堅臥看雪，春固可樂冬亦不惡」一樣他也很能隨着境遇自由的轉變自己。無論在甚麼樣的境遇裏，他也能尋求得在那個境遇裏的趣味。

有一次K君的某一個朋友曾預備很多的錢要請K君。或是一塊兒到箱根玩去，或是到東京去吃飯館去，人家向他這兩樣任由尊便的時候，K君答道「怎麼都好」。問了他多少次，他總是那一套「怎麼都好，朋友很生氣，結果說那麼就作罷吧。因爲K君很泰然的答道「那也好」，結果也沒請他。但是他也絕不後悔。親戚們有甚麼事情來和他商量，若是徵求他的意見應該是採甲之方針呢或是乙的方針呢，這個時候，他一定這樣答道「怎麼都好」。實際上，他以爲甲乙對於所看的事情所含的利害的分量，完全是同樣的。

「化物扱ひくた」視為怪物，「有觸れた人間」普通人，「細君」太太，

「縋らず」不拉着，「奢る」請，「大儲をして」預備很多錢，

「大御馳走」盛饌佳肴，「貴意次第にする」任聽尊便，「繰返す」反復，「つい」最後結果，「悉く」完全

# 文朝

## 記憶

紅豆



——愛情給我以安慰後，再給我以痛苦，心頭的陪  
伴我將再用什麼來填補呢？  
她即便是星星，也給我以些微弱的的光芒，然  
而於今我是連這點星光也丟掉了。  
更何況在我眼裏她且不止於是一顆星星呢！——

把一串錯雜的情感投入  
到記憶之中後  
，便覺得我已不是這世界上最落  
寞者了。  
遙想過去的一堆日子中，自己

### 二二石二二

石樵

從山里疲倦地歸來，在路上偶  
而拾起一塊石子。（這可憐的石子  
，和他底同伴們，同躺在大道的旁  
邊。）  
大道上！有石子，有塵土，更  
有着很多的砂礫。……  
塵土都飛揚了，飛揚得那麼高  
，它們受不了風的誘引，歡喜得在  
空中手舞足蹈。砂礫也隨着減慢了  
，它們被碾的車輪，強迫着碾碎，  
同樣地讓風鼓蕩着，在空中誇耀着  
它們底舞姿？只有，只有這塊石子  
和他底同伴，茹苦含辛地躺在那里

我走過去，將一塊石子，珍重  
地拾起。  
「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  
最可人。」手里握着石子撫摸着，  
口中吟着這樣的句子。  
我，呆然了。  
「石不能言最可人」我心中重複  
地默想着。……  
風，颯起來了。但，大風怕暴  
露了自己底醜態，只輕輕地掠過了  
我底髮邊？  
又是那裏吹來的野花底香氣？  
藉着風的威力，強迫着送進我底鼻

孔來。  
我笑，同時打了一個噴嚏，下  
意識地，想將這可厭的香味噴出鼻  
孔。  
遠處有牧童的歌聲，送入我底  
耳膜，若即若離。我忘了一切，我  
好像見到一個低垂眼簾的少女，閉  
着唇，低着粉頰，像一座大理石像  
似地站在我底眼前。  
我，又欣然了。像是什麼將我  
溶化一樣……  
神志清醒時，我眼前閃着金的  
火花。  
「石不能言最可人」我再撫摸一  
下手中的石子。  
夕陽，西下了。

裏中奪得了無上的欣慰，鼓舞，和  
安息。把對方的心田，安插做自己的  
心的歸宿。想像中，認為世界上  
除了媽媽愛自己外，且尚有一個人  
熱烈的在愛着自己的身體和靈魂。  
情願犧牲自己；而把幸福給了對方  
，讓對方快樂，整天過着溫馨的日子  
。但，誰知溫馨的日子竟是如此  
之短促呢！於今，飄運的惡手已又  
臨到我的頭上，而如陽光般溫和的  
她的先芒，也不再是我的了。  
……一個深秋的晚上，天上的  
星星多而且亮，遠處的樹木房屋都  
籠在一團黑灰中，夜風清冷的在蓬  
蒿中打圈子，沙沙沙的聲音正給這  
秋夜增加了不少的寒氣。  
我用右臂纏住了她的身子，她  
也是如小鳥般的依着我。  
「天凍了，我有點冷。」她說。  
那時候，我正叨念着一個荒唐

的故事，而望着天上的星星眯眼，  
兩肩上也負着沉重的寒意。  
我用手臂抱着她，低頭看她的  
兩粒黑眼珠，正在凝視着我，晶瑩  
也有如天上的星光。  
她用手自動的解開我的大衣扣  
子，把臉貼在我的胸前，上半截身  
子便被裹在我的大衣之中了。  
她把我的手牽到了大衣裏面去  
，親切的把全部放入在我的手掌  
裏，讓我握得緊緊的，然後，她便  
安心的把頭緊緊的偎在我胸前了。  
沉默的，我把我的嘴唇印到了  
她的額頭上去。  
「年年像這樣的夜裏，我們是  
要如此的抱着的。」  
「我想我們不會不遵守這個約  
言。」她說。  
「但假如我們要離開呢？」  
「離開嗎？」她把臉朝着我，然  
後用低一些調子說：「我是不會  
離開你的！」  
我又親着她的臉，她緩緩的閉  
上了眼睛。  
我把臉貼到了她臉上去，溫暖  
着，跳躍着，兩顆心和四片嘴唇。  
……  
於今已又是蘆葦蒼蒼的時候了  
，一些人事使得她離開了我，所遺  
給我的，只是一些憂鬱及滿懷相思  
，使得我一個年輕人却走着中年人  
的脚步，無盡的歲月是舞臺的煩憂  
……於是：我使冷清的，冷清的，  
踏上孤獨者的旅程了。  
這其間，我過了好多愁苦的日子，  
走過了好多長漫漫的孤苦的路，  
且時常惦記着還有多少路留在前

面，應由我來走，這困苦的行程中，每日每日中的喜怒哀樂我都親身嘗過，却並不覺得，失掉了她，我還要希求些什麼？這世界上的悲歡離合於我還有什麼牽連呢？

把日子盡付于漠不關心中，讓它只管困苦地過下去却好像我這樣的孤獨者最害怕的便是說過去和我過去的好日子。因為那些於我已太遠了，但一個人終于是一個人，同時這個人又與自己同場演了那末一場親切而又真切的劇，在這幕劇裏；她笑，自己也隨之笑過。她哭，自己也隨之哭過。同時，又同在當時做過許多多美麗的虛幻的夢，而後又在向別人做哭笑了。但過去的

### 一婚後的一苦悶

有了愛女，失去了丈夫

郁琛

活潑可愛的玲，現在像是入囚牢一樣，不能出得大門一步，陪伴她的只有這淒涼冷落的四壁，和她唯一的小生命——芹兒——玲的女兒，她愛這無知的小東西，勝過了一切，所以無所感到的一切煩惱，苦痛，也無形中消滅了許多，她常常會對這蕪草似的小面孔，發出愉快的微笑，然有時也會將一串串的眼珠兒灑滿在這嫩嫩的臉上，她感到人生的暗淡，空虛，快樂的時光只見像曇花一現，然一些煩惱的事件，却總不斷的在煩擾着。

曾經熱烈愛過她的雄，一天對她冷淡了？甚致於有時在卑視她，關於這件事在她心目中像是一個一些陳腐的記憶，怎便會與之俱消呢。每當月光照地，或星斗滿天的夜晚，我便常一個人負着白天一天的憂鬱和困苦，踏着舊日所行過的路，而默然的追念起已消失了的溫馨的日子，默念着在這個地方兩下會爲什麼麼，在那個地方兩下會如何笑過，在那塊石上又怎樣什麼親切的話，撫着舊日記憶中的痕跡，思念着舊日溫柔的夢，情景依舊而親切的人已離我遠去了，偶一念及，怎會不淚涔涔下呢？於今，隨着我是我的悲觀和無限的孤獨，除此而外，我唯一的了。所便是她的一個親切的微笑的影子。

愛侶深情的代價。

她想到這裏，眼前現出一陣黑，像是失去了一件珍寶，永遠再難望見的珍寶，使她不得不心酸，不得不偷偷的拭着淚，低了頭望見愛女在搖籃中睡着，很安靜的睡着，不時在變幻着面上的表情，她輕輕的吁了一口氣，由窗戶望到院內，一切都變得那麼黑漆漆的，寒風不住的打了進來，她縮成了一團，用棉絮整個的包裹了他的身體，然而却不敢沉沉的睡去，因爲直到此刻雄還留在外面，沒回來呢，爲什麼？她不知道，腦中充滿了亂的情緒，事實的證明，使她不得不相信結婚是戀愛的墳墓，以前所熱望的美滿，歡愉的生活都變成了泡影，而所得到的只有無聊與苦悶，她悔恨了自己不該急急地就和他結婚，把甜蜜與美的情和愛都趕跑了，將它永遠的深葬在墳墓中，這怎不使她感到了異樣底悲哀。

甜蜜，不覺微微的露出笑容，但現實籠罩在煩擾她，剎那間的笑容，又會立刻地收斂了去，恢復到那寂寞空虛寂寞的狀態，又在她眉宇間現出了煩悶，緊緊地纏着，更痛恨支配着現實的這個魔鬼，不自覺的舒了一口氣，婚後的生活就這樣嗎？竟會變得這樣令人難以忍受嗎？回顧婚前是如何的幸福！非單是路人嫉視着，而所認識她的親戚朋友，都在賞美着他倆，熱熱的羨慕着，都在自己也有着在滿足，自願以爲愛之神格外優待着她，然而不久的現在，變了，一切都變了

事情是那麽多變啊，雄對她的熱情，像是受到了意外的刺激，慢慢的向下降去，淺薄的，表面的虛形敷衍，反映着初婚時的甜蜜，真是天地之別啊！

這些話，凡是和玲稍微親近點的人，就會常聽到的，她的神經現狀在似乎是恍惚了，所感到的也祇是平庸和寂寞，唯一能安慰她這顆破碎的心底，也只有這小東西的甜笑，會把她的一切一切，都忘記了。

這似乎了解一些這些變態的因子，她常常對她的朋友說：「雄一點都不能諒解我，他常怨我近來給他情愛，不如從前那麼的熱烈和深刻，不肯盡情的施愛？」可真是冤枉了我啊！唉！只有天知道我是怎樣的呢！更可笑的是雄竟會怪我，只知道盡量的發揮母愛，而把他拋在旁邊了。可是，我相信凡是女人到了有了子女的時候，她能發揮母愛，這是她的天性的表現啊！怎能怨恨着我！固然我也曉得，在這種情形下的男子，無論他是如何的超人，也會感到異樣寂寞的，但我也沒法啊！



她是瘋了！

友友智

「晚！怕甚麼？你就把我們的關係，誠實的告訴他們，反正遲早會知道的。」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我的愛人啊！我的愛人啊！  
你是天空的明月，我是地上的清河！  
清溪映明月，終於激動了我的情淚！  
明月落在西山邊，烏雲藏在山中間！  
無情的寒風，吹動了烏雲，並將那明月遮掩！  
從今以後，明月清溪，無從相對歡談！  
祇剩悲傷感！  
可憐那清河明月，終於遺恨綿綿！

小荏裏，淑良唱着低音的歌聲，隨着秋風的飄蕩，徘徊在這寂靜的夜裏，銀灰的月色陪伴着黯淡的燈光，輕輕的籠罩住夜的黑暗，照耀着他們要走的道。

「不！淑妹，這是隻悲傷的曲子，你不該流露出興奮的音調！」

「曲子的傷感，怎能泯沒我內心的愉快呢？」

他們笑了，是一個會心的微笑！

「我時常替那些道學家們可憐！」祖徽說時常着驕傲的譏笑。「他們仍然被繫縛在封建式的道德思想感情中，他們在腦海裏仍遺留着舊禮教的陰影，自己已然受了創傷，還不覺悟，還要更進一步的對其他的青年人談愛！這種愚人，愚得可氣也可憐！」

淑良長吁了一口氣，眼睛望着天空中閃耀着的星子！

「淑妹，你的意思呢？」祖徽覺着這一大套話，會沒引起她的共鳴？又追問一句。

「愛情的甜美，他們至死也不會欣賞的。」淑良雖然這樣說，心理却在想：「你叫我說甚麼呢？我又能說甚麼呢？我有一個古老的家庭，這是你所深知的；祖父的性情仍像前清的舊宦，父親又是個懦夫！他情願做舊禮教的犧牲者，終日苦喪着臉，滿着他機械式的生活，那就是禮教中所謂的「孝」，祖父對我的不喜悅，完全是我的言語舉動，不能合乎他理想中的深閨千金，他始終認為我現在的上等，就等於從前的上等，我由學校學來的流行歌曲，在家不用說唱，連哼都不敢，你不同情我，反到用話諷刺我，這，叫我說甚麼呢？我又能說些甚麼呢？……」她仍抬着眼睛望着羣星，一顆光亮的星子，閃電式的墜落下去，是那樣的無聲無臭！

「你在想些甚麼？」祖徽見她臉上浮着層憂慮，「是在想怎麼對家裏說謊嗎？」

「真的，今天回家太晚了！」笑容在她臉上已完全消逝！

着礮一般的面孔，思想多少總有點遺傳性，我如果開誠佈公的將我的一切告訴他老人家，至少意外事情的發生是可想而知的！只有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像聖母一樣的慈愛，尤其對於我，但是我又何忍使她傷心呢？」她說時停住了脚步，靠在路旁的一顆古老的枯樹上，眼睛不時的望着月，望着星，望着祖徽的臉。

「你的感情永遠勝於理智！」他輕輕的嘆口氣！

「不！這是環境，環境告訴我：叫我忍耐！」

「那就忍耐吧！直到老死。」他帶着失望的說，「環境！太可笑了！」

「你怎麼一點也不原諒我！」

「並非我不原諒你，是你自己不肯脫離苦惱，怎能叫別人原諒呢？」祖徽的聲音漸漸的柔和，「淑妹！你要認清我們的關係，我不願原諒你，正是我愛你過深！」

「好！謝謝你的美意！我們忍……不！我們期待着吧！再期待一年，真的！只有一年！就到了我婚姻自主的年齡，那時我會甚麼也不願的拋棄了一切！」淑良望着祖徽，像是有堅決的意志，「等着吧！僅僅只一年！」

「二年！」他似乎有點疑問：「好！聰明的小姐，我就福祿到那時理智克服感情吧！」

他們笑了！是一個充滿了希望的笑！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你現在送我回家吧！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極力的避免與家庭發生糾紛！」

啊！姑娘，祇有你的眼能看破我的生平，祇有你的心，能理解我的真情！  
 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邊的寒星！  
 你是山上的樹，我是那樹下的枯藤，  
 你是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萍……

時間並沒有期待着什麼！很快的溜去了。一年的光陰；秋的脚步又漸漸的走近了北國，朔風沙沙的發着顫響，楓葉像吃醉了酒，含羞的紅了臉！——她們都帶來了秋的消息，獻給淑良！  
 「我真是怯弱者嗎？怎麼屢次的把將要吐出口的話又壓回去呢？這都怨父親，父親蒼白的臉影響了我的勇氣。」每在深夜，淑良爲了這個問題很難入寐！

「近來祖父像是已經看出我的行動有些反常，時時用奇異的目光注視我，我立刻會本能的低着頭，紅了臉，躲避他的視線，大概多少他總看出蛛絲馬跡的！不然他怎麼時常對父親說『女大不可留』呢！」

「不！怕甚麼！我不能再顧忌那麼多了，不能再步父親的後塵，我應該立刻倔強的，果敢的離開他們，這裏沒有值得我留戀的，除掉我慈愛的母親，但是，但是我不能再感情用事了！這樣我雖然做了舊家庭的叛徒，但是還有一個美滿的甜蜜的新家庭在期待着我！我決不再遲疑，明天我準向他們說明，我要婚姻自主，他們要反對干涉，那我只好離開這裏。正如同離開黑暗去追求光明！」她躺在牀上無意識的咬着被子的角，瞪着明媚的雙目望着天花板，「我不再想得那麼多了！明天！一定，明天！」她眼前像是現出了一個熱誠的，蒼白的臉，她馬上閉了眼，把被子蒙上頭，只覺得全身的血液在沸騰着！

她睜開眼時，已經是另一天的開始了！牀前放着一封女人字跡的信，很快的引起了她的注意，當她拆開信的封口時，她想這裏有熱情，有真誠，他給我帶來的安慰與鼓勵，至少對我的勇氣是很有幫助的！

於是她懷着一顆愉快的心，展開了那封甜蜜的信：  
 金淑良小姐：

在你睡眼惺忪時，請再細拭你的眸子！  
 這裏：請原諒沒有給你帶來如你所想像的，我相信！這不能怨我，爲了不是罪人，我不願受那期待的刑罰！

「等着吧！僅僅只一年！現在呢？就是妳多方善辯，能尋到辯護的理由嗎？我們雖然能够忍耐着！但是青春呢？青春是不會等着我們的呀！」

這裏！我向妳致敬，真誠的向妳致敬，妳有犧牲的精神！妳有偉大的涵養！但是這些都不是我理想的！我需要的是時代的，潮流的女性

，她能輔助我成就事業，我們能携着手，邁進新的途徑！你只是禮教中所謂『孝』的女人，你只適合於賢妻良母！

不願意寫得太多了，在這最後的一封信上！我只能祝福妳，願妳用那忍耐的火，燒淨了那些妨礙妳走向歧途的荊棘！那麼妳能安逸的，永遠沉醉在妳『孝』的生活中！

好了！我不願再繼續寫下去了，就如同我們的友誼！請妳把我們過去的一切忘掉吧！在妳未來的記憶裏：

別了！使我失望的人！我還希望妳現在輕輕的說一句：  
 「往事已隨流水逝，空回憶！」  
 失望的人  
 ——淑祖徽——

她笑！大聲的狂笑！把手內的信撕得粉碎，用力的向上扔，那紙隨着空氣的流動，飄浮在室內。  
 「失望的人！哼！天曉得！誰是失望的人。」她在嗚咽似的狂喊，「時代！實話！我不懂甚麼叫時代，我願走向歧途！我願回到禮教！我永遠做墳墓裏的人！」

「媽！您說：我們誰是失望的人！您告訴我，我要走入歧途嗎？您怎麼不救救我呢？」她對着牆上的像片說：  
 一陣急促的步聲帶來了父親的聲音，  
 「玲兒，這樣早妳睡甚麼？真沒有此理！」  
 「你這愚人，自己已然受了創傷，還不覺悟，還要反對其他的青年人談愛，真愚得可氣也可憐！」她指着父親蒼白的臉！

「玲兒！你怎麼了，入了魔了吧！妳認識我嗎？是母親的聲音。  
 「妳！妳是慈愛的像聖母一樣，我只認識妳，在人間的只認識妳！」她開始大聲的哭，她覺得這世界已經改變了，已不似往昔！她不願這世界上有一草一木是她所認識的！因爲這些在她的意識裏，都變成污濁的，可怕的了！

哭聲驚動了祖父的脚步。  
 「你們都給我出去！我不認識你們這些害我的人！我只要她！媽！我現在很愛！我咀咒愛！人間的罪惡全是愛的盲目所造成的！」她握着母親的手，誠懇的說！  
 「愛！在祖父的腦中起了很大的疑問『當初我極力反對她上學！你們總替她懇求，在現在呢！祖父是被那茶館式的學堂給陷害的，』女子無知便是德！你們懂得嗎？」祖父跺着腳的發怒！

於是祖父怒咆，母親的痛哭，淑良的狂喊混合成了一部雜亂的交響曲。  
 那被淑良認爲是懦夫的父親，只苦喪着臉望着屋頂，輕輕的嘆口氣！  
 「她是瘋了！」  
 真的！她是瘋了！她是瘋了！

# 江邊的故事！

(七)

鮮羊墳首 三星在罇  
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

詩經

夏文

「甚麼賊匪不賊匪，保國衛民的張營長，平地把我父親捉去，打了個死去活來，最後把全部家產榨乾給他們，纔贖回來奄奄一息的父親，不是比賊匪還厲害麼。人眾被胡匪綁架去，只要我們有錢贖，他們是要把人票當做活財看待，並不加一點難為的。可是，張營長爲了謀奪我們的家財而陷害我父親，我們傾盡家財，滿足了他的希望，可是，我父親還是避免不了被他們打死。這年頭，甚麼是官？甚麼是賊？無論是官是賊不都是把蹂躪老百姓做他們發財之道麼？表哥！我家落得如此，你是親眼看見的，即使再逼我一生底血汗，燒燬地成了家立起來，怎能保證不會像我父親似地，被官家說一句通匪，濟匪成用更巧妙新鮮的方法，捏造一個別的名給抄家殺害了呢？表哥，你將來總會有明白的一天，知道我並沒說錯。」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老天是不負好心人的。表弟！你萬不能去做那種胡爲的營生。」  
「不，表哥！」他含淚的眼睛，閃耀着堅決而凶惡的光芒：「我想你是說錯了，讓我給你改正了罷，那應當是善有善報，惡有善報，好心的老實人永久是要吃苦的。」

「老劉！我們該走了，不然，我們要追趕不上他們。」孔昭義走進來，閃動他細小而靈耀着賊光的眼睛急口地說。  
「好！我們就走。」

「表哥！」他興奮而悲哀地這樣提高了嗓音，尖銳地叫了聲：「我還有件事拜託你，請你對東莊張老伯說，我家敗人亡，是決心不結婚了，請他同意把他女兒改嫁別人，不要苦等我這不會回來了的人……」他抑制着悲痛，回過頭來：「昭義，我們走！」

他們走了，李永貴彷彿做了一場噩夢，癡呆地直瞪着眼睛，看着他們揚長而走了，頭也不回的！  
是十七八年前李永貴被饑餓所迫由山東逃荒

## 八 樸素而愉快的日子



△ 他走了，李永貴彷彿做了一場噩夢，癡呆地直瞪着眼睛，看着他們揚長而走了，頭也不回的！

仁義軍的借道打尖，被軍隊擄去劉表叔，老人的血跡模糊的傷痕和死時怒目攢拳的樣子，時時在他思念之間繚繞，尤其是表弟的出走。表弟是最老實不過的地道的莊稼人，爲甚麼偏要去做那種爲他不敢想像的事呢？每次想起，他便要不禁地感到痛楚。

院裏鷄鴨的鳴聲，越顯得屋中靜寂得使人難堪。他把烟袋鍋向地上敲出機靈的烟灰。冷打地，使他抓到一個說話的機會，那是他底女兒小超正在綉着花鞋。他向他底老婆談起女兒的婚事，說他底女兒不要嫁給窮種地的莊稼人，因爲他現在已經是一個大糧戶，有資格把自己底女兒嫁給住在城中的富戶。事實上，也確實有幾家城裏人向他求過親。

「我底女兒是不能嫁給外鄉人的，我看，還是嫁給王長發底兒子罷，一來我們是同鄉，二者我那次進城也曾見過他底兒子，雖然比小超要小四歲，可是長得白胖胖的倒還有福氣。」她關心地說完，偷偷地看了她女兒一眼。

一針針地刺着花鞋的小超，聽見父母談到她底婚事。登時放下手中的針線和花鞋，把羞紅的臉低垂着，邁動裏面瘦小纖細的腳走出去了。李永貴和他底妻看着女兒搖擺而有彈力的腰肢和飄蕩腦後的油黑的髮辮，不由地相對地笑了。

晚秋太陽，很快地收攏起它底光輝，在小超趕逐着院中的鷄鴨上窩時，李永貴夫婦在漸漸黑沉的屋中又談起他們兒子的事。

(未完)

# 為誰鐘鳴

(言)

Ernest Hemingway 著  
李漸 譯

「我愛你，馬莉亞。」他說。「任何人也沒有對你作過任何事體。你，他們不能接觸。誰也沒有接觸過你，小鬼兒。」

「你相信這些嗎？」  
「我知道。」  
「那麼你可以愛我嗎？」現在又向他溫暖了。

「我可以多多的愛你。」  
「我盡力的向你甜蜜的接吻。」  
「我不曉得怎麼接吻。」  
「就用嘴吻我好了。」  
她吻了他的臉一下。

「不對。」  
「鼻子應該放在什麼地方？我不明白鼻子應該放在什麼地方。」  
「看看，回過頭來。」隨着他的吻就嚴密的接在一處，她緊緊的貼着他躺着，她的嘴慢慢的張開了一點，隨着突然間把他推開，他現在感覺到從來沒有過的快樂，輕快，恩愛，意興暢旺，從內心發出來快感，沒有思想，不疲乏，沒有顧慮，僅僅感覺到說不出來的愉快，他說，「我的小鬼兒。我的愛人。我的親愛的。我永遠愛的。」  
「你說什麼？」她說時好像在很遠的地方。  
「我的愛人，」他說。  
他們躺在那裏，他覺得她的心

跳動得很利害。他用了脚的一邊，磨着她的腳部。  
「你赤着腳來的，」他說。

「是的。」  
「那麼他們以為你是睡了。」  
「是的。」  
「那麼你不用怕了。」  
「不，很害怕。我怕他們把我的鞋拿走了。」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不曉得。你沒有錶嗎？」  
「從那一邊拿過來。」  
「不用。」

「那麼從我的口頭看過去好了。」  
「已亮一點了。在睡袍遮住的黑影裏，鐵面顯得光亮。」  
「你的下頰刮了我的口頭。」  
「請原諒。我沒有刮臉的傢俱。」  
「我喜歡牠。你的鬍鬚是淺色的嗎？」  
「是的。」  
「可以生得長嗎？」  
「在橋樑事舉以前是不會的。」  
馬莉亞，聽着。你……？  
「你願意嗎？」  
「是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果果你高興。如果我們的任何事情都

在一齊作，旁的事情也許永遠不會發生。」  
「這是你想到的嗎？」  
「不。我自己想到，但是皮洛也向我說過。」

「她很聰明。」  
「還有別的事情，」馬莉亞柔聲的說。「她叫我告訴你說我沒有病。她對於這些事很明白，她叫我告訴你。」  
「她叫你告訴我的嗎？」  
「是的。我先跟她說的，並且告訴了她說我愛你。今天我一看見你，就愛你，我永遠愛你，但是以前我沒有見到你，我告訴了皮洛，她說如果我跟你說到一切時，叫我告訴你我没有病。其他的事情她在很早以前就跟我說了。在火車案不久以後。」

「她說些什麼？」  
「她說如果一個人不能接受，你就不要給他出力。如果我愛上一個人，那就什麼都不顧忌了。我願意犧牲性命，你明白嗎？」  
「她說的都是實話。」  
「現在我很高興我没有死了。我非常之高興我没有死。你還能愛我嗎？」  
「當然。我現在就愛你。」  
「那麼我可以作你的太太？」  
「那不能找一個太太跟我作一類的事。但是現在你已是我的太太了。」

「如果我是一欠，我就要永遠的作下去。現在我是你的太太嗎？」  
「是的，馬莉亞。是的，我的

小鬼兒。」  
她緊緊的靠了他，她的嘴唇等着他的，隨着就找到了，緊緊的在一處。他覺她是新鮮，柔滑，年輕，可愛，帶了溫軟，皮膚的涼氣，同不可置信的她在被裏。被是同他的衣，履，或是職務的那們熟悉。隨後她帶着吃驚的說，「我們快一點作我們應作的事吧，就可以把他的忘掉了。」

「你想嗎？」  
「是的。」她幾乎猛烈的說。  
「是的。是的。是的。」

## 第八章

夜裏很涼，賈汝睡得很甜。他醒來，伸一伸腰，覺出了女子向在身邊，在被裏縮作了一團，呼吸很涼，在黑暗中，他呼喚着繁星，空氣吸到他的鼻孔中覺得很涼，他把頭放在溫暖的被裏，吻一吻她的滑膩的肩頭。她沒有醒，他滾回到他的一邊，離開了她，又把頭伸出被，到了冷氣裏。醒着躺了一刻，覺出了纏繞了疲乏的舒適，兩個身體互相接觸着的滑膩的感覺。他把腿直直的伸到被裏，他往下一滑，又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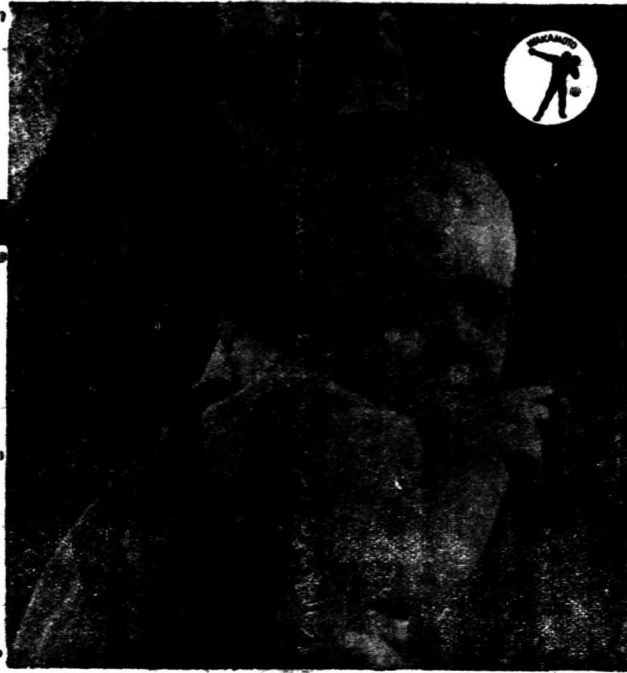
天色微明，他就醒了，女子已去。他剛一醒就覺出來了，伸出了他的手，到她的臥處，還可以覺出來溫暖。他望洞口看了一眼，掛着的氈帘兩邊的邊緣，結有微霜，並且看見了淡淡的灰色的煙從石爐中曼曼的冒出來，這就表示作飯的爐子，已竟升火。  
(未完)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新聞紙類

訂閱：每月九期  
半年五十四期

一元七角  
九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贈用郵費，概不收費。)



## 父與子

「要好身體須  
修練，要好兒孫須  
強種。」由此可見  
，父與子是有密切  
關係的，父親虧弱  
，所生子女，一定  
先天不良。諸位讀  
者！你想要有一個  
肥壯健康的孩子嗎  
？請你先注意你自  
己的體態。這裏告  
訴你一個強身健體  
的捷徑，就是每日  
服用「若素」，「  
若素」乃滋補劑，  
不只療除疾病，且  
能給我營養，你的  
子女同時服用，當  
然更可避免「先天  
不足，後天失調」  
的弊害。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濟南營所：濟南商埠三緯路

中瓶：三百片  
大瓶：一千片

# 胃腸 若素 營養